

曾彥婷，出身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學系，主修燈光設計，後前往英國溫布頓藝術學院進修 MA Visual Language of Performance，於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的領域中探索物件之為一個語彙的表演性。近年來在劇場、藝廊或各替代空間嘗試不同面向的創作形式，涵括物件表演、裝置、錄像、偶戲及各類設計，作品曾於台灣、中國、英國、法國、冰島、秘魯各地展覽或演出。2014 年於冰島藝術家協會(Samband Íslenskra Myndlistarmanna) 駐村創作，2016 年於寶藏巖國際藝術村駐村創作，並獲國藝會海外藝遊專案前往秘魯 Sachaqa Centro de Arte。



## 與花蟲鳥獸村民共生：入駐 SACHAQA 藝術生態村

第一眼就選擇了 Sachaqa (quechua 語：叢林) Centro De Arte，除了它位於秘魯這個遙遠又神祕的國度之外，也因為它是一個強調了藝術創造可以和自然環境與古老傳統共存的生態村 (eco village)。即便抱著如此的心態前往，初來乍到的那一個夜裡仍然是頗驚嚇的。在天亮之後，陽光下的草地土房子竹牆蟲鳴鳥叫描述起來是那麼地浪漫，但在黑暗之中遠道而來的駐村藝術家扛著一兩個月的行囊爬上連路都沒有的山丘時，每個人的第一個念頭都是想回家。

不管對於回歸母親大地 (mother earth) 的動機為何，想像與實際操作之間一定存在著誤差。頭三天我花了很多時間待在蚊帳裡，頭一週我全身聞起來就像防蚊液，接下來我慢慢理解，我身為一個人類，也只是和所有的動物植物昆蟲或任何我叫不出名字來的生命共享在這裡的生活，hola，和大家問好。

建立一座生態村聽起來是一件跟上全球潮流的作為，但是在秘魯，這不是甚麼新潮的事。自動調節室內外溫度的土屋，就是秘魯許多地區傳統的建屋方式，所有的工匠甚至只是慣於自己施工的村民都懂得該如何混合著竹子和草葉搭建房子，因為曾經，水泥和磚頭是無法輕易取得的材料。即使在現在，城市以外甚至只是城市邊陲也少有自來水系統，雨水回收系統非常普及，靠老天爺賞水的同時，珍惜水資源也成為生活中的常態。堆肥廁所？家家戶戶的廁所都只是

一個坑一個桶罷了，拿去當肥料也只是剛好而已。於是這樣的生活是對環境非常友善的，友善到你得學會讓出你的私有領地，葉子編成的屋頂裏永遠有著窸窣窸窣來來去去的聲音，牠們生活在外頭的大自然也在屋內，沒有一扇門一扇窗是可以完全隔絕內與外的。有機的房子也意味著，它和大自然的造物一樣是有生命週期的，大自然會用更快的速度回收消化，每隔五年十年三十年，人類需要花更多的力氣去維護翻修，以換得生存的空間。我可以想像，我們就是背離了這些，換來了我們的方便與舒適。

**Sachaqa Centro De Arte** 位於一個名喚 **San Roque De Cumbaza** 的小村子，**Cumbaza** 是流經村莊的河流之名，週遭的村子都以 **Rio Cumbaza** 維生以之為名。這是一個約一千五百餘人的村子，位在海拔八百多公尺的山裡，擁有兩個廣場（該是西班牙人飄洋過海帶來的慣性），三間雜貨店，兩間門可羅雀的小飯館（面對著面），一間診所，如果需要其他東西，摸透了你就會知道該去敲誰家的門，每家每戶都擁有自己的產出物。在路上遇到人先大聲問好是基本禮貌，**Buenos dias**，短短兩個月，村民的面孔和門戶都熟記在心了，感受上只像是個三百人的小村子。一瞬間我也以為自己回到了父母所生長的農村，屋外總種植些鳳梨與木瓜，狗和雞毫無拘束地在村子內竄走，路上總是會有不認識的人和你分享手上的食物。

另一個同時期駐村的製陶藝術家來自日本，她也和我一樣對當地人的日常物件充滿興趣，她開始訪談了一些人：「請問你最重要的東西是？」「家庭。」「……如果是指東西呢？」「屋子。」「**chacra**（田）。」我感覺這不僅僅是語言上的雞同鴨講，這些對話指涉到的是價值觀上的南轅北轍。回到村民的家中，除了多了屋頂和牆面之外與室外並無太大分別，他們殷勤地拿了椅子給我們坐，是一塊有著特殊形狀的木頭，這塊木頭剛剛還被當作製陶的桌面，平常則是拿到河邊去洗衣服。在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情境裡，物件往往乘載著很多超乎於它自身的價值，例如一把從曾祖母傳承來的剪刀，一個可以保留住紅酒氣味的玻璃杯，一件聲音令人感到愉悅的風鈴，這些是我過往嘗試在現成物件（**found object**）中找尋的故事。但我知道，我不會在這裡找到，這也是我來這裡真正的原因。



## 那些早於印加的老日子：一探安地斯山區生活

我離開了 San Roque De Cumbaza 一陣子，背起背包往南方走去。有太多我理智上清楚但從來沒有真正意識到的：例如秘魯很大，是公路旅行可能會花上一年地這麼大；例如這裡是南半球，越往南走會越冷。我先到了庫斯科（Cusco），昔日印加帝國的首都，海拔三千三百公尺，位於安地斯山脈之間。然後我走訪了稱之為神聖村莊（El Valle Sagrado）的區域、印加遺跡，接著再往坐著巴士沿著山脈繼續南下，走到普諾（Puno），以及與玻利維亞的邊界，的的喀喀湖（Lago Titicaca）。這一路都在海拔三四千公尺左右來來回回，多是屬於乾安地斯氣候，連在湖上的空氣都乾冷得逼人，即使身為一個旅人都可以輕易地感受到在這裡生活該是多麼地艱辛。

老天爺對他們是苛刻的，在印加神話裡卻讀不出他們的埋怨，天神為了受苦的人們決定將生長快速的藜麥大把大把地灑往人間，他們視之為禮物。能夠生長的作物其實不出那幾樣：玉米、藜麥、馬鈴薯。在歐洲人帶來羊牛馬之前，他們只擁有可以取毛使用的羊駝和可以稍稍負重或食用的駱馬。極為壯麗的安地斯山脈，他們每天需要在那之上步行數小時才能到達堪種植農作物或放牧的特定區域。踏在那片土地上，第一秒就意識到，人類永遠無法與之相比，意欲征服安地斯山脈該是多麼荒謬的事。在的的喀喀湖上的 UROS 聚落也是一著名景觀，居住在以蘆荻建成漂流在湖面上的島嶼，蘆荻編織成美麗的房屋以及古老圖樣的船隻，一切的生活看似夢幻不似人間有，卻只是因為他們沒有選擇。在湖上過了兩個夜晚，伸手可及的只有眼前因乾旱而枯黃難以使用的蘆荻、底下游竄的魚群和深不見底的湖水，這就是他們僅有的選擇，構成了他們生活的每一部分。

這些安地斯山上的人們多繼續著他們老祖先的生活，在同一塊田上耕種，用同樣的方式一再地蓋著生命週期短的房子，珍視著由土地而生的智慧。十六世紀來自舊大陸的文明教導他們可以向大自然索取更多，可以凌駕於自然之上建造更為理想的生活模式，謂之開化。回程的路上我也行經了首都利馬（Lima），一如任何已然全球化的大都市，毫無可看之處，甚至有著我所見過最最絕望的海灘。我期許人類擁有更多的智慧看得更長更遠。



## 以空氣為名：給村民的藝術節

回到 San Roque De Cumbaza，三週後即是 Sachaqa 所主辦的藝術節，Festival Elemento，一整年的藝術節分別以四大元素為名，這是最後一個：空氣

（aire）。我體會到這是一個必歷經的關卡，我該為了這裡的人們做一件作品，而非為了我自己。心中的界限也逐漸清晰，此時此景，藝術是無用的，將日常物件剝離了實用的功能轉化成藝術創作，毫無價值。同時村民生活中的日常物件也缺乏了那份我們自以為的情感連結，不經思考地加以運用詮釋，只會讓我感覺自己在消費一個異文化的場景。諷刺的是，我們可能擁有更精良更珍愛的物件，但他們毫不在意的每一樣物件卻可以物盡其用使用得更久更遠。

我想要做一件作品是可以步入這裡的生態循環，取之於自然，最後反饋於自然的，獻給村子裡的人們，也獻給餵養人們的大自然。*PANES POR PACHA*（給大地的麵包）是源此而生的作品，麵包是這裡普遍的食糧之一，我用麵粉、酵母、水與鹽製作了十餘個仿擬生物的小麵包，裝置在村子裡的各個角落，牠們可以是靜靜潛伏在叢林裡的異生物，也可以是其他動物的食物。一天的活動結束，牠們或殘破不堪，或餘骸都不剩地消失了，我猜想，也許此時有著誰在享用我獻給大地的麵包吧。

Sachaqa 也早早就開始和藝術家們討論當天和小朋友一同進行的活動內容。難得地這次同時有兩位來自亞洲的藝術家，切合著「空氣」的命題，我們決定帶著村裡的小朋友一起摺千紙鶴以及製作風箏。摺紙（origami）對村民們是非常陌生的，但孩子們的興緻非常高，拿著白紙跟著指示摺完一隻還沒放下又拿了一張白紙繼續重覆地學著直到熟練為止，我們幾乎是一對一地教導著數不清的孩子們，滿地都是甫完成的紙鶴。我們在村子裡也從來沒有看過風箏，因為鮮有可以奔跑的空曠場地，也沒有足夠的風量，甚至當地用來建牆面看似竹子的枝幹（caniobraba）剖開來也是沉甸甸的實心。我們運用了村子裡常見的 caniobraba 和 atalijo（可裁成繩索的樹皮）作為結構和變化的造型，再請孩子們裁剪回收來的塑膠袋固定於之上，就成了一支支在風中飄揚的本地風箏。



## 只有船和魚到得了的地方：前往亞馬遜

在秘魯的最後一週，我決定和另一位日本藝術家一同前往亞馬遜地區，這是出發到秘魯前認識的當地紀錄片導演 Juan Daniel F. Molero 所建議的行程。我們先搭共乘車（combi）到 Tarapoto 市區，換乘摩托三輪車（mototaxi）到另一個共乘點，再繼續搭共乘車到下一個城市 Yurimaguas，再請當地的摩托三輪車帶我們去碼頭。早上七點出門，此刻已經是下午一點了。這是一艘前往亞馬遜大城市 Iquitos 的商船，在 Yurimaguas 上了滿滿的貨物，包括底艙、露天甲板以及四分之一的下層甲板，因為接下來它就要沿著亞馬遜河的上游一路往更深的雨林去。船預計在晚上六點啟航，後來我們才知道，原訂的啟航時間是中午十二點，更別說最終我們在船上過了一個甚麼都沒有發生的夜晚，直到隔天早上十點才離開碼頭。船上和貨物一樣多的是和我們一樣自備吊床睡在甲板上的當地人，不同的是他們或者返鄉或者通勤，個個腳邊都滿是成包成箱的行李、貨物甚至活生生的家禽家畜。對於我們來說這只是一趟旅行，但對他們而言，這是回家的唯一方式。

這是一趟三天兩夜的航行（扣除掉開頭等待的時間），船以很慢很慢的速度航行在濁黃的河水上，即使入夜了也不停歇。兩岸是傳說中生態多樣性豐富的雨林地區，偶爾穿插著一兩座小村莊，大船關掉馬達，卸下一旁的小船運送乘客或者貨物到岸上的村莊後回來。出發後的第二天上午，出現了比較有規模的村子，船始靠岸停下，村民們全都站在河岸上觀望著，我們必然是他們預期中的風景，但也許對他們而言仍舊是生活中的新鮮事，就如同我驚奇地端詳又有甚麼上了船又有甚麼回到岸上一般。我們在終點的前一站 Nauta 下船，抄捷徑前往這個世界上唯一一個無法以陸運方式抵達的大城市，Iquitos。Iquitos 是昔日以橡膠致富的大城市，座落在秘魯最窮困的行政區 Loreto。歷經了兩個月的旅行，我已然無法輕易接受貌似無可置喙的資本社會價值觀。窮困？亞馬遜雨林才是真正物產豐饒的地方，這裡的傳統市場是我遇過最有可看性的，這裡的部落眼中看見的大自然顏色是外人無法想像的；安地斯山脈的人們流傳著，在叢林裡的人們不用每天辛苦工作，出門即有數不盡的果實和動物可享用。何謂窮困？我們有何資格用我們的價值觀去打擾他們？

## 就當作是一趟八十年的旅程吧

兩個月 63 天的旅程，我可以提著一件行李，背著一個背包就出門，重覆穿著同樣的弄髒弄破也不會心疼的衣服，不在意躺下的寢具是多少比例的精梳棉，不在意家具是否一塵不染或符合人體工學。我忽然發現，這就是思考上的歧異點，無論是在冰島或是秘魯遇到的人們都看透了我們僅僅是在這塊土地上旅居八十餘載（或多或少）的過客罷了，這才是討論環境永續的起點，有一天人類都將消逝，我們並沒有比較重要。

一直以來在思考的問題似乎找到答案了，但也可以說是我找到了該如何好好問這一個問題。問題又延伸了更多的問題，尤其是和我一直以來由現代文明和物質生活而生的創作脈絡產生了衝突，該如何解？我還在想。